

## 从《满江红》看中国商业电影的病态繁荣

田 洪

**摘要** | 《满江红》以直逼50亿的票房完美收官，成了2023年春节档电影的最大赢家。然而电影业内外对这部张艺谋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商业片却呈现着两极分化、褒贬不一的评价。在瑕不掩瑜的呼声中《满江红》确实存在着美中不足之处，混乱的叙事大杂烩、低俗的情色符码、失真的浪漫主义让观影人们难以接受。近年来，票房高、口碑差的商业电影层出不穷，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此消彼长，呈失衡态势。本文以《满江红》为切入点，尝试解码电影市场的商业化困局，希望能以此引发电影人和观众对商业电影病态繁荣的文化反思，创作出既叫好又叫座的高质量商业片。

**关键词** | 《满江红》；商业电影；病态繁荣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春节档电影《满江红》，7天包揽28亿票房，力压《流浪地球2》问鼎春节档票房冠军，成了2023春节档冲出一匹黑马。但值得关注的是《满江红》虽然票房一路攀升，但豆瓣评分却在持续下降，由豆瓣开分的8.0分降至现在的7.1分，口碑明显下滑，甚至有评论者称《满江红》是一部谈不上艺术的商业电影。近些年商业电影叫座不叫好的情况屡见不鲜，《前任3》《作妖记2》《唐人街探案3》等商业片都是在一片叫骂声中以超高票房收尾，得最大红利而不得人心，在这种背景下商业电影市场呈现着病态的虚假繁

荣。本文主要从混乱的叙事大杂烩、低俗的情色符码、失真的浪漫主义三个方面分析电影《满江红》中存在的问题，由点及面，探讨商业电影怎样才能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点，守住电影创作的艺术标准，创作出能够“传世”的商业电影佳作。

### 一、混乱的叙事大杂烩：剧本杀与类型复合

跨媒介叙事的影游融合成为文娱产业新的发展趋势，重塑着当代文化生产的样态，剧本杀

电影便是影游融合背景下的跨界产物，2021年《扬名立万》首提剧本杀电影概念，并成为当年最大的票房黑马，剧本杀电影这一新兴的国产电影花式类型在这一契机下开始引发影视界的关注。然而与《扬名立万》同期上映的《不速来客》虽然也颇具剧本杀电影的特质，但最终却只取得6733万票房，可见单纯的剧本杀电影并不一定是票房密码，真正引来观众和流量的还是电影本身的内容和质量。《满江红》可以看作是剧本杀电影的跟风式创作，在像“剧本杀”的外壳框定下，《满江红》没有一个经得起市场揣摩和考验的剧本，在人物塑造、情节逻辑、叙事完整性上都存在着硬伤。

封闭空间、人物群像、层层反转，是剧本杀电影的三大要素。封闭空间是被剧本杀电影资本青睐的一大原因，小场面能够大大节约制片成本，从而实现以小博大。《满江红》的故事发生在一座驻地宅邸，错落的院落，交织的长廊制造了一种迷宫的错觉，深宅大院、窄巷高筑，观影中不由得就会代入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传统庭院中。张艺谋导演希冀在有限的空间中拉满紧张、肃杀的氛围感，但是正如有观众戏称“《满江红》就是大型剧本杀，一群人与一个全程穿不好衣服的女人，在一个院子里‘抓狼人’的过程”，单将《满江红》看作重情节的悬疑喜剧，封闭空间的小场面无可厚非，但《满江红》同时也是历史宫廷剧，对场面化有较高的要求，一屋一院的小场面让人不得不质疑自己观看的究竟是重大历史题材作品。

人物群像也是剧本杀电影的一大特色，在传统电影中往往存在着主角配角之分，主角人物形象立体鲜明，重点塑造，配角则单一化，平面化，服务于主角，剧本杀电影中的人物形象没有绝对的主配角之分，每个角色都有着丰富的可以展开的前史后续，通过人物身份和关系的不断翻转制造着戏剧张力。《满江红》中主要塑造了宰相秦桧、宰相府总管何立、宰相府副总管武

义淳、新兵营副统领孙均、效用兵张大、舞姬瑶琴，五男一女六个人物形象，每个人都心怀鬼胎，各自为伍。但是随着剧情发展，在层层反转中，人物形象越往后越坍塌，甚至出现了人物形象的前后矛盾。沈腾的表面吊儿郎当、实际是爱国义士，杀金国传译官、背上剥皮“精忠报国”几次高光时刻，因为前期人物塑造中过多的插科打诨的桥段，导致铺垫不够，并没有让人感受到反差的震撼，人物没有立住。在电影前半段，何立是心机深沉、心狠手辣的，但是当舞女瑶琴被抓后，何立的行动就出现了一系列降智化的处理，执意要舞女念信最后导致信被舞女吃掉，轻信瑶琴的要杀张大的谎话最后被瑶琴轻松反杀，行事诡谲的何立为什么突然就如此愚钝了呢？孙均从身经百战的将军到秦桧走狗，再到岳家军同党的转变仅仅就凭借“精忠报国”四个字，无论是在剧情还是表演上都处理得太简单。大反派秦桧最后也被做了纸片化的处理，秦桧本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但是在影片最后，当真秦桧看到假秦桧被拿不是立马逃跑而在房间里等着与孙均对峙，大骂一顿假秦桧，这样的反人物性格的片段属实让人捉摸不透，电影前期立起来的人物在后半段又被压扁了，显得前后不一，漏洞百出。

“戏中戏，案中案，局中局”<sup>[1]</sup>的层层反转已经成为剧本杀电影的一大特色，《满江红》也遵循着“抛出线索—引发猜测—再抛线索—反转”<sup>[2]</sup>的多层反转结构，让剧情一波三折，踩在观众的爽点上跳舞。形式为内容服务是电影创作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位成熟电影人的基本常识，但在《满江红》中故事结构的精巧构思却大于故事内容的深度发掘，反转是创作者讲述故

[1] 陈栓紧、王俊赛：《元电影·剧本杀·悬疑风格：电影〈扬名立万〉的黑马特质解析》，《视听》2022年第3期。

[2] 引自传媒1号：[https://view.inews.qq.com/k/20230228A03ZAC00?no-redirect=1&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https://view.inews.qq.com/k/20230228A03ZAC00?no-redirect=1&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事的诡计，宣发时打出“反转”的标签更有了制造叙事陷阱、吸引观众眼球的嫌疑。反转成立并且令观众叹服的前提是有迹可循，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满江红》的剧情内容看似一环扣一环，但其实环环之间没有强烈的关联性，其中的反转要么过分直露，观众很容易就能猜到，要么直接突转，不加铺垫，前后逻辑无法衔接。瑶琴提出打更人是否是强行推动剧情发展？孙均假意刮掉张大背上的字何立毫无察觉？何立本来武艺高强为何却突然被手戴枷锁的弱女子轻易刺死？秦桧被刺时突然出现影片中从未提及的真假秦桧？诸多反转细节都经不起认真思考。一部精彩的电影中反转或许确实能锦上添花，但是反转在质不在量，为了反转而反转，只会适得其反打破了故事原本的完整性。

## 二、低俗的情色符码：辱女与窥淫

在张艺谋的电影创作中，女性角色的塑造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中，张艺谋镜头下表现的是女性原始的欲望，蓬勃的生命力，以及面对封建礼教她们不屈的反抗和斗争，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饱满立体，有生命的活力和厚度。但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悬崖之上》中，张艺谋镜头下的女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呼之欲出的肉体，是床上被凌虐的暴力，女性变成了被凝视的客体，承载男性欲望的容器，这可以看作张艺谋男性审美的衰败，同时也是商业电影畸形发展的产物，“拳头”只有加上枕头才能博得更多的眼球。在前文的论述中提到，《满江红》主要塑造了五男一女六个主要人物形象，作为唯一的一位主要女性角色，也被加上了情色符码，成为被凝视的性符号。

瑶琴的角色设定为一名舞女，一出场一抹红唇，一顶红花，一身红裙，半漏香肩，与重重铠甲包裹下的男性角色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种扑面而来的肉感和清凉感。瑶琴头发蓬乱，媚眼

如丝，试图色诱守卫，以“肉”换取自由，加之瑶琴的香艳前史，和死前的金人共度一晚，瑶琴这一女性角色自然而然就成了男性角色和男性观众欲望投射的对象。接下来场面就是一群打着国家安危、生死存亡旗号的男性角色对瑶琴以盘问的方式展开的撩拨和性骚扰，张大的几句提问“那金人在床上怎么样”“你和那金人睡了几回”把戏谑引向了高潮，瑶琴的这一身份和这一背景下男性角色和观众似乎就能够合理地窥探她的隐私，意淫她的身体，瑶琴在这里成了被凝视的性符号。

除此而外，男性主导的叙事场景下，性暴力的表现和女性贞操观也是《满江红》中饱受非议的一点。在《满江红》中，男性被逼供的方式是施以水呛和刀刮背后的精忠报国刺字，而女性被逼供的方式却是男官兵们一哄而上的强暴。在这一场景中导演以张大的视角表现了瑶琴的惊慌和恐惧，瑶琴的衣服一点点地被撕碎，外露的肉体越来越多，女性遭受暴力虐待，身体剥夺，男性观众们以窥淫视角获得了感官上的刺激和满足。张大也顶不住“绿帽焦虑”，放弃抵抗选择了招供，“杀了可以，别糟蹋她”的潜台词难道不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朱理学贞洁训诫的另一种表达吗？要逼张大招供不是以瑶琴的性命为威胁，而是以瑶琴的贞操为威胁，贞操有了高于生命的重要意义。导演其后又分别安排瑶琴和孙均解释贞操没有丧失，反复强调着“清白”“贞洁”的重要性对于剧情的发展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不过是再为男性角色孙均找回正面光环，为前面的“软色情”暗示片段遮掩，强暴的真假无关紧要，窥淫和凌虐的情色符码刺激到了观众们的肾上腺素，博眼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电影会对观影者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价值引导，正如在影片最后，观影者会被士兵们激情豪迈、慷慨为国的复颂《满江红》激发并强化自己的爱国之心，当瑶琴一遍遍强调“我是卖艺不卖身的”，当张大大声疾呼“杀了可以，别

糟蹋她”时，有关女性贞洁的陈腐观念就会悄无声息的进入观众的脑海里，隐秘地将女性再次编入裹脚布中。

### 三、失真的浪漫主义：煽情与作秀

煽情在影视艺术中是一个中性词，是指用剧情和画面带动观众情绪、情感。在当下的影视行业中，几乎每一部电影都试图最大限度地牵引观众的感情动向，强烈且准确地输出某种感情或想法，期望能与观众获得情感上的共鸣，煽情也渐渐成为商业片的核心卖点之一。但是煽情也是一把双刃剑，好的煽情自然能为影视作品锦上添花，拙劣的煽情不仅对电影没有助益反而会使观众反感。电影《满江红》中的煽情桥段就属于后者，不论是电影中人海战术，还是电影的结局，都是为达到观众的感情需要，刻意使用增加飙泪场景和故意煽情的桥段，诱导观众们为情绪买单。

在价值传达上，《满江红》力图做到“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sup>[1]</sup>，《满江红》非常注重情感结构，以岳飞的故事为背景，虚构了一个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的故事，讲述了时代悲剧下一群小人物的一腔孤勇，一群义士前赴后继甘愿赴死，只为给含冤而死的岳飞讨一个公道，为岳飞，为小民，在家国天下、民族大义的主旋律基调下，对历史认知比较单薄的人自然会沉溺其中，被影片的情怀力量深深吸引。电影中煽情的高潮是假秦桧饱含深情地背诵着岳飞的遗言词作《满江红》，全军将士跟着复颂，整部电影在这一情节点上产生了癫狂式的情绪爆发，这一情节也是许多人觉得《满江红》口碑炸裂的重要注脚。但是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颂诗仪式的落脚点并不在《满江红》这首词作本身，而是导演用人海战术进行狂欢仪式式的情绪渲染，是导演为观众设下的情绪陷阱，复颂《满江红》比杀掉大奸臣秦桧更加重要吗？导演明知卖弄情绪低劣但仍然有意为之，复颂《满江红》只不过是导演为了刺激观众情绪的一场大秀。

众多义士组成人梯结构，舍生忘死地支撑最后的勇士刺杀奸佞的故事结构早在拍摄《英雄》时张艺谋就运用过了，《满江红》的结局也与《英雄》相似，最后正义的一方都放弃了刺杀，功亏一篑。在《满江红》的结尾，义士们全部死去，孙均威胁假秦桧背出岳飞遗言后远走，留下真秦桧苟活于世。在电影中，杀不杀秦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让《满江红》这首词作被那些还不知道的人记住，只要《满江红》在，岳飞的精神力量就能永垂不朽，被秦桧迫害的忠良和百姓的生命是过往云烟，艺术作品需要经久流传，这是导演作为历史终章的审视者，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看待问题才会产生的自我感动，在历史的厚重感面前这样失真的浪漫主义结局很难让人信服，也只是跳出历史的一场银幕作秀而已。

电影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大众艺术的一种，商业片本来就是雅俗共赏，迎合大众口味和欣赏标准的，但迎合并不意味着媚众。从电影《满江红》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剧本杀元素的滥用，还是低俗的情色符码，抑或是其中强硬的煽情，失真的浪漫主义，这些《满江红》饱受诟病的点也正是它过分迎合观众口味，导致了电影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失衡。主流商业电影在紧盯票房的时候忘记了职业操守和电影所应承载的社会责任，最终的走向可能是在多重失落中无法逆转地一路堕落下去。多元化和富有生命力的商业电影将会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小成本和大制作之间，内容和形式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电影人要坚守对待艺术的匠人精神，“以传世之心，铸经典之作”。<sup>[2]</sup>

[田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5日。

[2] 管小其：《解码〈满江红〉市场成功的四重逻辑》，《中国电影报》2023年2月15日。